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一百二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佞幸

甚矣哉小人之巧於取寵也其效勞似忠其順旨似敬其獻訐似直其結援借譽似賢匪特近習為爾士大夫亦有之又匪特中材之主暱而莫悟明者或不免焉此歷代之通患也宋徽宗不足論矣以太宗孝宗之厲精而弭趙曾龍輩得恣胸臆寧一居察察自喜故彼有以投其隙歟夫柔曼傾意漢史之論殆未盡也茲述宋列傳廣其說云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龍大淵附

張說　王抃　姜特立譙熙載附

弭德超滄州人給事太宗晉邸即位累遷酒坊使歷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譖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

同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怏怏一日詬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爲我實恥之又大駡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輩所眩惑顯告之帝怒遣官推鞫奪職與其家配隷瓊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累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横恣無復畏憚居處服玩皆

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相廉知殺人及不法
事奏之太宗遣近臣按鞫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
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乃除名配
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
竇諲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澶
州黄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
遜召諲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
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
怒令中使繼殺之已復遣使貸其死無及矣
趙贊幷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爲軍小吏與都

殴不協誣營中謀叛斷繼元屠之無遺類贊得署右職
太宗平太原贊隸三司爲走吏又計本司補殿直太宗
頗信任遷供奉官閤門祗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
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令求與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
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尋聞贊坐停官數月復令
專鉤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中書
樞密及三司事發聞白之帝以爲忠無他腸中外益畏
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
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使西
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帝嘉其直擢將京城置雜買

務命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近相表裏遷至丙上閤門副使𨽻鐵都監二人既得
聯事益橫恣所爲皆不法帝頗知之以問左右無敢言
者至道元年上元節張燈帝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
嗣邀其黨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官
者不能止奏其事帝大怒奪贊官并其家配房州禁錮
昌嗣亦黜數日並賜死於路帝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
芝蘭荊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斯可盡君子則何用
刑罰殆準對曰當堯之時四凶在廷則三代之前世豈
民淳也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附小

人爲自安計如贊呂嗣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王黼字將明祥符人才疎雋多智善佞登崇寧進士第調相州司理參軍何執中薦之遷至符寶郎左司諫張商英在相位寖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嗣國逐疏其二十罪不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怒徙爲戶部尚書還爲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閱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復爲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

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前此未有也兩賜甲第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天下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方臘起黼方文太平不以告遂致蔓延帝遣童貫平之貫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時朝廷已納趙良嗣計結女眞共圖燕大臣多不可獨黼力主之帝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釁爲上策黼

復遺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玉帶以賜進太傅封楚國公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身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旨使草代東宮辭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帝遇黼厚名其所居閤曰得賢治定為書亭堂牓九有玉芝之蓮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

踰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眷頓衰尋命致仕欽宗受禪黼惶懼入賀閤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云

朱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於人梗悍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設肆賣藥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時園圃結游客致往來稱譽蔡京欲建僧寺閣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冲見京京頗獨任居數日大木數千章

積庭下京大驚陰器其能以其父子姓名屬董貫竄置
軍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密取
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歲率不過再三
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
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
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勔擢至防禦
使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
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及發
行必徹屋壞牆以出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
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

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
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賞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
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
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
後通刺詣勔主趙霖建三十六浦牐興必不可成之功
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勔益加苛虐吳越
不勝其苦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擩皆奔走
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勔為名寇平勔
復得志聲焰熏灼衆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祕閣至殿
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

末年益親任之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勔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韶州循州遣使卽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浸貴寵世號王醫師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敘拜兄弟表裏引援遷至昭慶軍承宣使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

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爲戰備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回帝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爲侍妾鎭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宗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爲避走計奏入詔繼先福州居住停二子及孫官籍其貲以千萬計天下稱快孝宗卽位詔任便居住毋至行在卒

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與龍大淵同爲建

王內知客孝宗受禪驟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覿決去就力言之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連擢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覿文州刺史權知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府燾放罷羣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勢張甚士大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內侍押班梁珂者表裏用事右正言龔茂良極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累疏不報茂良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

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顒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適語質之帝前帝怒即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覿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覿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覿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命遂寢既而覿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覿至龍山已久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覿由

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　覿以京祠召七年
立皇子覿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　副姚憲使金歸除
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
司四年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
相事沮之覿大怒茂良退朝覿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
之語在茂良傳謝廓然除侍御史連論茂良貶英州皆
覿所使也覿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士始側目重足矣
從班有韓彥古者覿之姻廓然之黨乃獻議助廓然使
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加覿少保醴泉
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

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覿後與王抃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門葉衡自小官[illegible]年至宰相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於文資歷集英殿修撰奉內祠皆覿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極論近習怙權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兄力帝大怒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歷言招權納賂士大夫公然趨附語在俊卿傳帝頗感悟覿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忮死嶺外自是寖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覿誤我不少遂稍疎覿覿憂懣疽發背卒於邸凡論覿得罪者皆錄贈云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以恩遷知閤門事孝宗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珙同知密院珙恥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誦言于朝者惟張栻在經筵力言之范成大不草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右司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未幾召內祠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等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希呂責遠小監當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國子司業劉焞移書宰相言

說不當用亦坐黜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攖之者淳熙元年帝廉知欺罔又被劾連降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後卒于湖州說嘗建議郎官卿監通差武臣中書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罷而說留其竊政權傾人臣類如此

王抃初爲國信所小吏乾道中積官至知閤門事帝親信之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與曾覿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論之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乃疏抃罪先是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爲

雖虜受國書尋悔之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要帝起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汝愚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侍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汴帝遂出汴外祠不復召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靖康時金人再犯京師綬以忠翊郎應募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乃剖股藏蠟書縋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死之特立以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閤門舍人充春坊官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

再出爲留正所論奪職與外祠語在正傳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爲行裝正言之不已不聽正待罪國門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頗廉勤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卒子令雍以恩補官充王府內知客王即位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軍節度使帝書得閒知止名其堂進檢校少保轉太尉致仕卒贈開府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二十八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姦臣

易內小人外君子曰否蓋小人當路則君子必不安於朝由是主勢孤而亂政作譬如天地之氣壅隔而庶物疵癘也宋東都昇平百餘年自元豐以來羣姦繼續用事是以貽靖康之難南渡旣失中原尚寧理度益倚任匪人是以趣閩廣之禍迹其誤國罪殛不足償史家揭以姦臣之目所謂遺臭萬年者也彼徒竊權寵取快一時詎爲得計哉

章惇　呂惠卿

蔡確吳處厚附　邢恕

曾布　安惇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贓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王安石鄧綰交薦歷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爲秦帥郭逵所劾詔杜純鞫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韶既而知神宗厭安石即疏其過以買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爲非是爲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知諫院

兼判司農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陳安民獄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由是皆罷而確得中丞治太學生虞蕃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

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爲永裕山陵使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鄧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

皆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志邪謀謂珪實懷異意賴巳擁護故不得逞旣失勢愈怨望恕又忿爲往來造言識者以爲憂未有以發也確在安陸嘗游車蓋亭賦詩十意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譏訕其用郝處俊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張燾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具析確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其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遂連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

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闌訴明日詔復正議大夫加贈太師謚忠懷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追封確清源郡王擢懋同知樞密院事諸子諸壻皆擢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暴確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懋英州凡所與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吳處厚者邵武人登進士第歷將作丞蔡確嘗從處厚

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爲大理丞確救舒亶處厚不從確怒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之珪爲求裕山陵使辟掌箋奏確代使出知通利軍又從知漢陽處厚不悅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

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諫官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歷職方員外郎蔡確既相而神宗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亟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繪公紀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沖幼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約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

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
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
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家不識字誰
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
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恕又斥外蓄怨憤間道謁
確於徑緒成前惡給司馬光子康手書持以取信會確
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
章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連遷吏部
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
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詠高遵裕之子

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遷裕非之又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詆梁燾劉摯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悖乃置獄同文館事在劉摯傳既而悖恐怨大用切忌之怨亦備帝稍薄悖屢白其短竟爲悖所陷歷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湟鄯欲使怨立方面之勳起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擢至龍圖閣學士轉運使李復言怨所爲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姦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師日五六公京懼始從怨太原連從求興淑

昌道眞定尋奪職久之復顯謨閣待制卒恕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司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與二蔡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子居實居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黃庭堅諸人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韜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倞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爲使人趙倫所詒激怒金主復提兵南下倞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璹明習吏事爲漳浦令歷官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獄吏多爲之地璹窮治之志聰以譎去終光祿卿惠卿第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熈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愎

不問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
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
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又貽書
安石曰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
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
章閣侍讀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
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
其黨變姓名日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
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

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

以時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惠卿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狠傲誕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塗汙公卿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

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
以爲大惡連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
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天下傳頌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
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築威戎威
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
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范純粹知
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
大名數歲又以事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妖人張懷素事連其子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
團練副使安置宣州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

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儁博學善文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勑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召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使累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又爲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事罷

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老

務讐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冡斵其棺哲宗不聽惇
意不慊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
乳媼事又以文及甫誣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逆謀
起同文館獄事見劉摯傳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
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
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
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共誣宣仁后語在恕傳遂追
貶司馬光王珪又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
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

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廢之後
哲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
劉賢妃於中宮旣而肆開邊隙復棄靑唐死傷不可計
知天下怨已請詔禁民間妄語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
哲宗崩無子惇有異議語在本紀中徽宗立遷惇特進
封中國公爲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
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
宣仁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
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劵甚明
遂已至是惇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

家令不可也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數等窮凶稔惡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貶惇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於朝海內稱快其家猶爲辨誣論見者哂之

曾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

丙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司條例司所施行皆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間隙巧言醜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布欲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故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帝頗悟布欲逆為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

謂措克非市易本意下兩制議惠卿以為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置獄衆劾黜布知饒州徙潭州後累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司馬光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元祐初出知太原府歷數州紹聖初復自翰林遷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為相布草制極稱美冀共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力贊紹述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鐫廢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付執政蔽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衆皆瞿然於是死者二人惇

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復司馬光呂公著贈謚勿毀墓仆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意傾惇也哲宗崩徽宗未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既即位曾布曰今上長君皇太后豈可垂簾聽政請如慈聖故事力與蔡卞爭有旨如布議惇以異議得罪罷拜韓忠彥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彥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復毀

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布擬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宰相私其親佑甫子布壻也布爭辯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於是不悅布御史遂攻之罷布知潤州京積憾未已加布贓賄令開封呂嘉問捕布諸子鍛鍊訊鞫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舉官失當及棄湟州再責廉州司戶凡四年乃徙舒州復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初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上書論學制召對擢監察御史哲宗初政許察官言事諫議大夫孫覺請汰其不可者詔劉摯推擇罷惇出爲轉運判官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三遷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誘獄使蔡京與安惇雜治二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交通陳衍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疎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顧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縱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棄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宗

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帝爲誅衍錮摯熹子孫惇遷御史中丞劉后之受冊也是日天氣清晏惇魏立班中倡言曰今日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又鞫鄒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又閱訴理書牘被禍者八百餘家事具刑法志天下怨疾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雅惡之鄒浩還朝惇泣之帝不聽陳瓘論曰惇詿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出知潤州尋放歸田里蔡京爲相累擢同知樞密院卒贈特進後長子郊坐指斥誅流其次子邦於浩所追貶惇單州團練副使其祀

遂絕人以爲數陷忠良之報語在常安民傳

蔡京 弟卞 子攸 脩 趙良嗣 張覺 郭藥師 附

蔡京字元長仙游人登熙寧進士第初歷中書舍人與弟卞同掌書命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末神宗寢疾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將害王珪以貪定策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臺諫言京挾邪壞法出知成德軍改瀛州徙成都諫官范祖禹論京不可用改江淮荊浙發運使[illegible][illegible]遷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成

都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時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請於惇曰取熙寧成法行之爾何以講為雇役遂定擢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逆不道論誅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摯子與燾亦貶死皆錮其子孫王巖叟再追貶范祖禹劉安世再竄元符三年徽宗立諫官陳瓘論京交通近侍瓘坐斥京亦自承旨出知江寧頗怏怏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其惡奪職奉祠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訪書畫奇巧留杭京日與游貫附進其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

因太學博士范致虛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達禁中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朕欲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之類用條例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

輩爲僚屬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又用馮澥錢遹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秆糴法推方田於天下榷江淮七路茶官自爲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齎持數十萬緡一旦化爲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縊死南開黔中築靖州辰溪猺叛命舒亶守荊南以勦絕羣猺爲期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之法蕩然無餘矣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仍自書爲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

來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在兩籍者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正月彗星見帝以言者毀黨碑其所建置一切停罷京免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魏國公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論京請誅之其略曰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嶺南時南丹納土京躐拜太尉二年受八寶拜太師三

年以臺諫交論致仕猶提舉實錄改封楚國太學生陳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明年彗出奎婁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邦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脩塔以壯臨平之山決水以符興化之讖不軌不忠數十事毛注復論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還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去時中外學官多以時政策士提舉淮西學士蘇棫獻議請索策問校之以觀向背坐停替三十餘人京更官名遂正公相位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並爲王侍御史黃葆光力攻之京中以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榷貨獻錢百萬

縉帝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京自崇寧以
來倡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心謂泉幣積贏五千萬和
足廣樂富足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
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鑿大伾三山創
天成聖功二橋儲積為竭民庶不聊生而京僩然自以
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寵媚召童貫等五人風
以禁中偪側狀俱聽命各視力所致以侈麗相夸延福
景龍艮嶽之役起矣京被眷五日一至都堂攸暨弟儵
翛子行並至大學士視執政鞗尚主帝屢微行幸其第
命坐傳觴用家人禮所表居大官勝者封夫人久而公

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因朱勔復起仍領三省京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判皆出絛手恣爲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絛京力匄免特勒停侍養未幾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京亦令上章致仕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以避敵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以將御史孫覿言連貶崇信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性凶譎舒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亦

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異者執政以柅之京每聞將罷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以詩送攸陽寓不可之意爲自解地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心彌患失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云八子絛先死攸脩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帝壻免竄餘子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第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元豐中遷至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

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請更脩神宗實錄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嘿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徽宗即位諫

宮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卞曾
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卞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
數千人皆乞斬惇卞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
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
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哲宗疑宮中厭勝事未
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卞云既犯法矣何用議爲
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萋菲語言被罪者
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
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遲
疑未應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

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世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繼踰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權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卞禮辭不許帝謀復湟鄯問於卞卞以王厚高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人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鄯廓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永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讎任伯雨所言曲自辨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

素與之游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入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贈太傅謚文正高宗建追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問知爲承旨子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改淮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間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後

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

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等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書爲太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宗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竄萬安軍尋遣使隨所至誅之

脩初以恩澤補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講時知事勢日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尋與攸併誅宗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崇寧初京黨以學行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屢爲言者所攻奪職隨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宗後復待制提點洞霄宮卒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薦諸朝良嗣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若遣使結好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徽宗嘉納之賜姓趙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良嗣使金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至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國結燕中豪士欲拔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爲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幸

而集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得買田歸耕今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閒退天下美事也凡三上章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失信於金後不可悔坐削官靖康初御史胡舜陟論其罪時已竄柳州詔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千萬安軍

張覺亦名張瑴平州人在遼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副使天祚走山西平州軍亂殺節度使覺拊定亂者州人推領州事燕王淳建號未幾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爲備淳妻蕭氏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至燕遼大臣左企弓康公弼等降粘罕訪覺情狀於公弼公弼言

彼何能爲當示以不疑乃以爲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粘罕又欲先下平州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叛也我請使焉而覷之覺之言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粘罕信之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驅企弓八弼與曹勇義虞仲文及燕之富民俱東徙燕民苦流離過平州訴於覺覺召僚屬議皆曰公能仗大義迎故主殺企弓諸人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況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懼於金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乃數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

祚像每事告而後行燕人尚義皆景從於是悉遣從民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說知燕山府王安中曰覺文武全才必能屏翰王室安中具奏願以身任其責令安弼黨詣京師帝不欲違好金人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密示羈縻而度數諷令內附宣和五年六月覺以書遣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兵來討覺拒退之朝廷遂建平州爲泰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爲徽猷閣待制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諜知復舉兵來覺不得返同其弟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爲金人所得弟聞之

亟往降獻其詔勑金人既平二州來索覺王安中諱之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金人曰此非覺也安中不得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燕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遼欲報怨女眞立怨軍於燕以藥師與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將之宣和四年燕王淳建號改爲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衞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蕭妃立蕭幹專國人貳藥師謂左右曰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奉涿易二州來歸童貫受之以聞詔授

恩州觀察使已而同劉延慶入燕為蕭幹所敗再戰于
永清破之遷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
燕山府詔入朝禮遇甚厚給甲第姬妾復賜所御珠袍
及二金盆賜之加少傅後又加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
府詹度與藥師同知頗不協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
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
廷亦曲徇其意所請輒從藥師又結貴近嘗言日聞專
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衽朝論憂之亟拜
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察其去就不然則
挾之俱來藥師出迎貫再拜帳下歸爲帝言藥師必能

抗虜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願早圖之始詔詰問而金兵已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持之幷諸使者悉鎖于家幹離不及郊藥師率衆降遂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祕之議封爲燕王無及矣虜趨京城索宮省寶玩皆藥師能測宋之情得其肯綮故也

金主以藥師爲燕京留守賜姓完顏海陵時例復本姓

故其子刑部尚書安國仍姓郭安國導海陵伐宋海陵被弑安國亦為諸軍所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